

# 利玛窦在南昌的两次传教风波

邓爱红

(江西教育学院政法系,江西南昌 330029)

**摘要:**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三年,经历了两次风波。前一次风波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道教冲突的反映,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在南昌的首次碰撞,对利玛窦后来在南昌的传教有过影响。后一次风波也是中西两种文化冲突的反映,但由于利玛窦得到了江西地方官员的支持,不仅使风波得以平息,而且还被获准在南昌城中定居买房并建立教堂,从而为天主教在南昌的传播开辟了基地。

**关键词:** 利玛窦;南昌;传教;风波;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38(2005)01-0095-05

## The Two Disturbances Which Matteo Ricci Did Missionary Work in Nanchang

DENG Ai-h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chang 330029, China)

**Abstract:** During Matteo Ricci's three-year missionary work in Nanchang, he went through two disturbances. The first disturbance was the reflection which w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Western Catholicism and Taoism of China. It was the first collis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China and the West in Nanchang, which made a little impact on Matteo Ricci's later missionary work in Nanchang. The second disturbance was also the reflect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China and the Wes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ocal officers' support, not only the disturbance was put down, but also Matteo Ricci was given permission to settle down and set up the church by buying house in Nanchang. Thus the base was opened for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Nanchang.

**Key Words:** Matteo Ricci; Nanchang; doing missionary work; disturbanc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明代晚期,天主教传入南昌。南昌是天主教传入较早的地区,也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开辟的传播基督文化的第一个据点。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它崇奉耶稣为救世主。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流传于欧美国家。后来分裂为罗马公教(在中国称天主教)、正教(又称东正教)、新教(在中国通称基督教或耶稣教)三大派系。最早传入江西南昌地区的是天主教。

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开始传入南昌。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是进入江西南昌的第一批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来到澳门,先后在广东肇庆、韶州传播天主教,建立了传播基督文化

的据点。但传教士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进入北京得到皇帝的许可,才能真正打开传教的局面。他们还认为,如果只在广东建立一个基地是十分危险的,一旦被取缔,就会无立足之地,因此,必须到内地开辟新的传教据点。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利玛窦离开广东,北上传教,首先到南昌,然后到南京,最终进入北京。

江西虽是内陆省,但却处于广东通往内地的通道上。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4月,利玛窦果断地抓住了一个难得的北上的机会。当时,兵部侍郎石星入京赴命,利玛窦以照顾石星之子的健康为由,跟随石星一行北上,离开韶州,翻过梅岭,进入江

收稿日期:2004-08-30

作者简介:邓爱红(1964-),女,江西石城人,江西教育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和江西地方史研究。

西,几经周折,来到江西省的省会南昌。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上岸后欲投宿在南昌铁柱宫(亦称万寿宫,旧址在今南昌二十一中内)。这是一座供奉许真君(即许逊)的道观,香火十分旺盛,善男信女们来到这里虔诚地向许真君的神像磕头叩拜。传说许真君用法术降服了为害百姓的恶龙,并将恶龙用铁链锁住镇在这里,给南昌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吉祥和幸福。这实际上表达了南昌一带百姓对风调雨顺和避免洪灾的一种企盼。这一切引起了利玛窦的好奇。然而,利玛窦的铁柱宫之行,竟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掀起过一场风波。

当利玛窦走进铁柱宫门时,一群好奇的群众围拢观看,认为“是寺内神像的名声才引得他从远方异国来看它”,<sup>[1](第九章,P284)</sup>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利玛窦不拜神像,于是有人劝利玛窦别忘了敬神,因为即使最高的大官也要敬神。当他们看到利玛窦不听劝告时,就拼命恐吓他,警告他说,如果他顽固不化,不向许真君的神像下跪,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利玛窦严守自己的教义,坚持不拜神像。双方争执得非常激烈,有的人甚至要用暴力把利玛窦拉到神像面前,幸而他的随从向激动的群众解释说,这个外国人是不拜偶像的,并把利玛窦拉开,才避免了一场冲突。<sup>[1](第九章,P284)</sup>

铁柱宫的这场风波可以说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道教冲突的反映,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在南昌的首次碰撞。它对利玛窦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后,利玛窦写道:我于是后悔起来,不该大意走出来,尤其是我看见了这里的人对他们的偶像,崇拜得更要比广州人热心,从此,我打定主意,以后除非把我们天主教道理预先讲明白了,决不再到庙里去游览。<sup>[2](P189)</sup>利玛窦还认识到,南昌百姓中“有很多人仍然是中国斋戒的严格遵守者”,<sup>[1](第十一章,P293)</sup>南昌的知识分子中“缺乏真正信仰的光明,茫无目标地在德行的道路上徘徊,是没有牧人的迷途的羔羊”。<sup>[1](第十一章,P293-294)</sup>同时,利玛窦也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事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人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容许有完全的自由,或者说,这种宗教自由来源于他们当中的宗教派别极其混乱,而在某种方式上,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也帮助不小。”<sup>[1](第九章,P284-285)</sup>这说明利玛窦认识到了南昌一方面受儒学、道教、佛教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又相对自由。前者对他的传教会有很大的阻力,后者又有利于他的传教。基督教要想在南昌发展,就必须适应南昌本土的具体

情况。从后来利玛窦在北上受阻返回南昌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传教措施,包括他将儒学与基督教进行糅合,以及他在南昌完成的《天主实义》,对佛、道之说进行的激烈的抨击和贬低等做法来看,都跟利玛窦当初在铁柱宫碰到的那场风波有一定的关系。

利玛窦在南昌稍事停留后,便驱舟驶入鄱阳湖,进入长江,沿江顺流而下,到达南京,想在城里开辟一个传教中心。但当时正处于中日在朝鲜开战的时期,气氛非常紧张,南京的朋友都不敢收留他。利玛窦原在广东时结识的现任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甚至还公然地驱逐他。万般无奈,利玛窦只好又返回南昌。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6月28日返抵南昌,直至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八年)6月25日重赴南京,<sup>[3]</sup>在南昌整整居住了三年时间。

在南昌,利玛窦并未受到怀疑和驱逐。他先在南昌近郊谷市街租了一小屋,作为驻地,到南昌的次日就在这座屋内举行了第一次弥撒圣祭。

南昌是当时南方文化中心之一,不仅有许多王公贵族,而且荟萃了一大批文人士,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利玛窦重返南昌以后,吸取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决心调整策略,开辟传教事业,传播基督文化。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利玛窦通过石侍郎的朋友王继楼医生的牵线,结交了南昌的皇族、官员和文士,取得了他们的尊重与支持。南昌是建安王朱多煊和乐安王朱多煊的封地,利玛窦到南昌后,建安王派家臣带重礼邀请他到王宫里去。利玛窦换上儒服,带上礼品,进宫拜见。建安王身穿王袍,头戴王冠,隆重接见他。利玛窦乘机献上了标有天轨的天球仪,还有地球仪、小塑像、玻璃器皿以及其他这类欧洲产品。最使建安王高兴的是两部用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的书籍,其中一部附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图、四种元素的组合、数学演示以及对所有图画的中了解说。另一部则是利玛窦用中文写成的谈论友谊的《交友论》。不久,利玛窦又去拜见乐安王,同样受到热情接待。乐安王送给利玛窦两匹上等的彩缎、一双刺绣的丝履和一部书,利玛窦也回赠一部装帧精美的并绘有圣像的图书。由于利玛窦结交两位王爷,给他“招来了许多朋友,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sup>[1](第十三章,P302)</sup>此外,江西巡抚陆万垓、南昌知府王佐、理学家章潢、文学家李日华等官员和文士也是利玛窦主要的交攀对象。陆万垓闻听利玛窦为奇人后,欣然接见他,对利玛窦赞赏有加,并允许他留在南昌。两人的友谊传开后,城里有声望的人都迫不

急待地拜访利玛窦。利玛窦通过参加南昌文人的学术研究会,还认识了南昌的儒学泰斗、理学家章潢,彼此成为好朋友。章潢不但邀请利玛窦到白鹿洞书院讲学,而且在巡抚和全城闻人面前极力称誉利玛窦,还把当地的很多文人学士引荐给利玛窦,这些人后来曾帮助利玛窦润色修改过《天主实义》一书的文章。

其次,利玛窦尽量隐瞒传教的真正目的,用宣传西洋科学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他吸取了在广东传教的经验教训,认为此时不宜公开设立教堂,“只可设立一所讲道堂,和他们最有名的道学讲师一般做法”,<sup>[2](P221)</sup>用谈话的方式来代替讲道,传播教理,收效会更好。利玛窦尽量用西洋科学开路,每次拜访当地官员,都要赠送一批有关的礼物,如送给江西巡抚陆万垓一只瞄准北极的夜钟和一副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星盘,送给南昌知府王佐日晷、地球仪。同时又在住所陈列西洋的奇珍物品,供人参观,甚至把这些物品借给别人回家仔细鉴赏。他还制造日晷仪、地球仪、浑天仪送给对学术有好奇心的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他还把一本西洋的测量书供人阅读,书中一些有关测量的数据使一些人惊讶不已。利玛窦便借此机会暗中宣扬天主教的思想。他曾用石板制造了一具日晷仪,每半格分昼夜时辰,并在上面注明日出日落,这使人们极为惊奇,因为他们不曾见过太阳的出没,随后,他教人把这块石板照样刻好了,又刻上了耶稣的圣名和两篇铭文。在第一篇铭文中,趁机说明如果没有太阳,纵有石板的种种雕刻,也是没有用的,藉以说明如不得到神明的佑助,使他们的计划发生效力,则虽有良法善教,亦必劳而无功。……另一铭文,则用流水光阴,往者不可谏,来者不可知的典故来奉劝世人及时行善,勿慕虚荣。最后,利玛窦坦白地承认,这种做法旨在使我们家里一切事物,下至顽石都可以给我们传播真理。<sup>[2](P210)</sup>

利玛窦除了制作日晷仪外,还向当地居民解答一些数学问题,使他们满意而归。他还经常用西洋记法来表演他的记忆力,以扩大他的影响。这使一些读书人特别感兴趣。因为科举时代,死记硬背、熟读四书五经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因此,许多官员和文人纷纷拜利玛窦为师,渴望知道和学习这种速记法。连江西巡抚陆万垓也很感兴趣,询问利玛窦这种记忆法,还要求他将记忆法译成中文,用来教导自己的子女。后来利玛窦应陆万垓之请,撰写了《西国记法》一书。

利玛窦传入的西洋奇器、天文和数学知识、西方记忆法等西洋科学大受南昌等地士民的欢迎,不仅为他赢得了名誉,而且也有利于他的传教,成为他打开南昌传教大门的敲门砖。

第三,利玛窦力图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学靠拢,尽量引用中国的儒家经书来说明天主教道理,从而把两种文化的冲突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利玛窦说:“儒教一派虽然不谈超性事理,可是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教训差不多和我们的见解相符,因此,我已开始利用儒教来攻斥其他两派(指崇拜偶像的释、道两派),我不驳斥儒教的道理,却把其中看来和我教圣道仍相背悖各节,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毅然决然对儒、释、道三教同时进攻,那么我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sup>[2](P210)</sup>为了和中国的儒学靠拢,他在南昌做了三件事:

一是应邀到庐山附近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与白鹿洞书院的山长、南昌的儒学泰斗章潢(字本清)交朋友。利玛窦到南昌后,首要任务就是去庐山白鹿洞书院,拜会在江西乃至全国都有很高的儒学声望的章潢院长。他身穿儒服,乘轿前往,完全以儒士的形象出现,因此得到了章潢的热情接待,并盛情邀请他来白鹿洞书院讲学。利玛窦除了向儒生们传授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崭新的人生理念外,还将儒学与基督教教义融合在一起,向儒生们灌输天堂与地狱的思想。利玛窦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在南昌附近的庐山有一闻名的白鹿洞书院,众多学人、秀才来此讲学,研究人生的大道理。”<sup>[4](P187)</sup>“白鹿洞书院的读书人待我十分客气与景仰,对人生与身后重大问题常和我辩论,但最后他们常是认输。他们院长章本清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时常见面,对我们的教义与礼规倍加赞扬,他遣发他的弟子来向我请教,对天主也赞颂不已。”<sup>[4](P211)</sup>章潢及其门生屡次和利玛窦交谈,讨论天堂与地狱的问题。章潢曾经目睹利玛窦说服了儒生们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最后总结说“假使有天堂,好人将到那里去享福;假如有地狱,坏人将到那里去受惩罚。所以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才是”。<sup>[4](P211)</sup>可见,利玛窦借助了儒学中劝人为善的思想来讲述基督教天堂与地狱的基本道理。利玛窦与章潢的亲密交谈,大大提高了他在儒生中的声望。通过这种方式,利玛窦启开了儒生们封闭多年的心,由此也打破了基督教在江西传播困难的坚冰。

二是出版了第一部用中文书写的著作《交友论》。全书采用问答式,共七十六个问题,主要谈论

德业和立身处世之道。利玛窦从西洋哲学家、西方宗教领袖及古今名人著作中摘录了所有适合中国伦理观的语录作为论证的证据,因此受到了文人学士的赞赏和欢迎。凡是愿意读这篇文章的人,他都让他们抄录一份,他自己也随时誊写几份,供人索取。后来,赣州一个名叫苏大用的知县将它刊印出来,流传到浙江、北京各地,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加以引用,扩大了影响。利玛窦自己也认为:这本书给和我们欧洲挣得的声誉,要比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事情还要好,因为别的东西,使我们擅长制造仪器和机械工具的人得了名,但这篇论文却给我们挣得了文士的声名。

三是修订完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义》,是一部详细解释基督教教义的对话体著作。该书曾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肇庆刻了初版,名叫《天主实录》。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利玛窦在南昌对首版的《天主实录》进行了重新修订,扩编成新版《天主实义》(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在北京,又对此书再作修改刊刻出版)。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一书中,贬佛、道而借儒宣教,把西方的天主改称中国古书上的上帝。他引用了《周颂》“上帝是皇”,《商颂》“上帝是祷”,《雅》“昭事上帝”,《礼记》“上帝其飨”、“以事上帝”,《易》“吾畏上帝”、“惟皇上帝”,《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等来证明中国经书上所说的上帝,就是西方天主教所崇拜的天主。

从利玛窦的以上做法可知,他将基督教与儒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糅合,极大地便利了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同时也更能诱使中国人受洗入教。

通过上述诸方面的活动,利玛窦在南昌赢得了皇族、政界和知识界的一致好感,为他播撒信仰的种子准备好了土壤,而且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大大地激发了他的传教热情。

但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与南昌人交往的增多和影响面的扩大,利玛窦开始陶醉在建立一个新驻地的远景之中,他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澳门神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请求给予人员和物资的援助。同时,利玛窦已取得南昌一名官员所发的护照,允许他从广东省召来一名助手。于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圣诞节前夕,在澳门的葡萄牙神父苏如望被派到南昌,协助利玛窦传教。同行的还有一名韶州的修士黄明沙。利玛窦因在南昌增加了伴侣,便想在城里买地建造教堂。但新教士的到来以及利玛窦打算买地建教堂的计

划,却在南昌城掀起了第二次风波。

由于当时的传教还未得到明朝皇帝的允许,因此利玛窦在南昌传教比较谨慎,主要在上层传教,还不向民间扩大传播。而中国的百姓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疑虑重重,有着与生俱来的排斥心理。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助手的到来,在南昌城里“引起了某些关切。百姓们天生猜疑外国人,很容易产生几乎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说法;认为洋人必定在搞什么鬼名堂,危害公益”。当时,南昌城里流传着谣言,说利玛窦的医生朋友王继楼偏袒他们,因为他们把可怕的炼金术秘密教给了他。“这类谣言在重复着,但却静悄悄地,没有出现公开骚乱的形象”。<sup>[1](第十三章,P304)</sup>

与此同时,利玛窦想买地建教堂的计划,从一开始也遇到了不少阻碍与困难。先是南昌知府王佐“过于胆小,生怕自己受到连累”,拒绝发给利玛窦允许购买房屋并在城里定居的文件,并撤销了原先允许在城里的各种权利,“这几乎使教团宣告终结”。<sup>[1](第十三章,P304)</sup>而后又有居民因不愿与西洋人同住一条街,而加以阻挠。这是利玛窦在南昌传教活动中遇到的第二次风波。利玛窦面对这些阻碍,并不气馁,到处奔波,请相识朋友帮助。他带着礼物前去拜访自己的朋友——江西巡抚陆万垓,希望“通过他的权威而保障教团的安全”,“请求他根据他持有的护照,发给一份允许他购买房屋并在城里定居的文件”。<sup>[1](第十三章,P304)</sup>陆万垓收下礼物后,答应跟知府王佐商量此事。王佐开始要教团接受郊区寺庙里的一处地方,但被利玛窦拒绝,因为佛教的教义和基督教不同,会妨碍福音的传播。后来通过朋友们的说项,王佐最后口头允许利玛窦等人在南昌城中居住。为了得到购买房屋的书面文件,利玛窦马上又写了《西国记法》一书,连同一只瞄准北极的钟和一副星盘一起送给陆万垓。陆万垓和知府王佐认真讨论过此事,王佐的答复是“不需要文件,有了口头同意便够了”。<sup>[1](第十三章,P305)</sup>因此陆万垓建议利玛窦“先去把所需的地皮和房屋买下,不要管书面保证,可以放心不会发生什么麻烦”。<sup>[1](第十三章,P305)</sup>后来利玛窦从王佐那里也得到相同的回答,王佐甚至许诺说他将充当神父的保护人。利玛窦随即送给王佐两个日晷作为回报。在购房要求得到陆万垓、王佐等官员的口头允准后,利玛窦决定抓紧时机购买房屋,“免得官员们的善意会冷却下来,或者出现意外的阻挠”。<sup>[1](第十三章,P306)</sup>利玛窦随即在靠近知府衙门的黄金地带花六十金购置了一处房产,建立了一座



教堂。这是他在中国继肇庆、韶州天主堂之后建立的第三所教堂。房屋买下后,“由于担心发生骚乱”,利玛窦他们秘密地准备搬迁事项,“以致在邻居还不知道他们要住到这里之前,他们已经住进去了。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消除了任何编造反对他们到来的谣言的时间”。<sup>[1](第十三章,P306)</sup>后来,当保甲长向知府王佐诉说有些陌生人住到他们的地段时,王佐马上安抚那些保甲长,说奉总督(即巡抚陆万垓)之命,已经彻底调查了利玛窦他们到来的事,总督已经允许他们买房居住。并向他们保证,利玛窦神父在广东住过二十多年,从未打扰任何人。他本人也知道利玛窦神父是个好人,不应被遣送走。保甲长得知有巡抚、知府这一背景后,满意地走开了,并把这一切都向邻居解释清楚。<sup>[1](第十三章,P307)</sup>与此同时,利玛窦在房子一买下来,马上去拜访南昌城里所有的大官,送给他们一些从澳门带来的薄礼。第二次风波就这样得以平息下来,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垦荒”工作至此有了一定的进展,利玛窦在南昌终于站稳了脚跟,获准在城中定居买房,建立了教堂。南昌教堂由葡萄牙传教士苏如望协助利玛窦管理。从此天主教开始在南昌传播开来,并逐渐发展到江西其它地方,使江西成为基督教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区域之一。

利玛窦在南昌经历的两次传教风波,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表现。前一次风波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道教冲突的反映,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

在南昌的首次碰撞,对利玛窦后来在南昌的传教有过影响。后一次风波也体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由于利玛窦得到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南昌知府王佐等官员的支持,不仅使风波得以平息,而且还被获准在南昌城中定居买房并建立教堂,从而为天主教在南昌的传播开辟了基地。利玛窦在南昌三年,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媒介,将天主教义与儒家的伦理观念相融合,并习学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逐渐发展了他的传教事业,也完成了基督教的中国化过程。他所实行的把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传教方针,为天主教在南昌乃至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将西方文化传入南昌,扩大了南昌士民的视野,使南昌成为西学东渐较早的地区之一。<sup>[5](P105-109)</sup>

#### 参考文献:

- [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三卷[M].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1册[M].王昌社译.上海: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本.
- [3]方豪.利玛窦年谱[A].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M].台北:学生书局,1969.
- [4]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M].罗渔译.台北:光启书社,1986.
- [5]邓爱红.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4).

责任编辑:秦良

# 利玛窦在南昌的两次传教风波

作者: [邓爱红](#)  
 工作单位: [江西教育学院政法系, 江西, 南昌, 330029](#)  
 刊名: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年, 卷(期): 2005, 26(1)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5条)

1. 利玛窦, 金尼阁, 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 1983
2. 裴化行, 王昌社 [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 第1册](#)
3. 方豪 [利玛窦年谱](#) 1969
4. 利玛窦, 罗渔 [利玛窦书信集](#) 1986
5. [邓爱红](#) [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期刊论文\]-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4(04)

##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黄细嘉](#), [曹雪稚](#)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07, “”\(3\)](#)  
 明末, 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 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 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过程: 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 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2. 期刊论文 [李未醉](#), [李魁海](#) [略论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活动-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 20\(4\)](#)  
 传教士利玛窦被驱逐出南京后, 在江西南昌开辟传教事业。利玛窦在南昌结交地方官绅, 与皇族成员建安王论友, 修订《天主实义》, 在南昌建立稳固传教基地。利玛窦的活动有助于基督教事业在南昌的发展, 明朝皇帝最终允许他进入北京, 利玛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3. 学位论文 [严晓翠](#) [利玛窦《交友论》与明末士林](#) 2007  
 本文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创作于明末的《交友论》为研究对象, 它是第一位成功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所著的第一部中文伦理著作。论文将从《交友论》一书的创作背景、传播和影响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意义三个方面加以研究。此书在南昌一经完成便受到晚明士林的欢迎, 这一方面因为晚明文化界对朋友关系的关注, 另一方面也由于利玛窦有意识地在书中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交友论》在明末的流传与影响表现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在伦理领域的首次共鸣, 而研究利玛窦和明末士人在友谊话题上的对话与互动对于当今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4. 期刊论文 [邓爱红](#), [利玛窦](#), [章潢](#), [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 25\(4\)](#)  
 南昌地区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较早、成效较好的地区之一, 这与利玛窦、章潢、熊明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利玛窦在南昌三年, 最早将西方文化传入南昌, 开阔了南昌人的视野, 也使西学开始在南昌等地传播开来。章潢是南昌籍人士中, 直接与利玛窦交往, 受到利玛窦的影响, 接受并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他在《图书编》一书中为利玛窦介绍过来的西方地理学作宣传。而熊明遇则是在外省受到爱好西学的其他传教士和士大夫的影响, 而成为西学的启蒙者, 并对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产生影响的人。他的代表作《格致草》就是一部介绍西方格致之学的著作。
5. 期刊论文 [冯慧敏](#) [浅论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大众文艺2009, “”\(7\)](#)  
 利玛窦, 明末来华的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耶稣会士。他于公元前1582年来华, 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利玛窦巧妙地利用儒学进行传教。同时他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士大夫进行学术交流, 赢得学术声誉, 跻身上层社会。在传教过程中, 利玛窦一方面把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 另一方面努力研究中国国情,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入西方, 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6. 学位论文 [徐宏英](#) [利玛窦来华及其对明末社会的影响](#) 2007  
 16世纪末17世纪初, 明朝末年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 开始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先后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 1610年在北京病故, 居留中国28年。  
 利玛窦之所以顺利地叩开中国大门, 成为在华传教成功的首创者, 主要因为他在长期的传教过程中, 根据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 摸索出三条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也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三大特点。一是, 遵从中国风俗习惯, 袭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 二是, 广交社会名流, 争取封建士大夫乃至皇帝等统治阶级上层的大力支持; 三是, 进行“学术传教”, 以传播西学提高天主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利玛窦这种灵活的适应性传教方式, 成就了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利玛窦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 他的传教活动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到他逝世时, 中国各地约有天主教信徒2500人。利玛窦被誉为是西方来华传教的先驱, 成为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上最著名的人物, 开创了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成功的先例。  
 利玛窦是一位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 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华传教期间, 利玛窦先后编写和翻译各种著作十九种, 如《天主实义》、《几何原本》、《交友论》等, 给中国带来崭新的西方文明, 由此而出现的“西学东渐”促进了明朝末年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揭开新的一页。利玛窦在译介西方科学著作、阐释天主教教义的同时, 还充当了将中国古老文化传往欧洲的使者。他所开创的“儒学西渐”对欧洲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日后西方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奠定基础。根据利玛窦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成为沟通东西方世界的经典之作。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东来, 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以及西葡等早期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 派遣他们的欧洲国家和罗马教廷把他们当作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因此, 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自身的宗教信仰等原因, 利玛窦在传播西学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他只是为了传教的目的担当科学的传播者。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文化交流只是利玛窦传教的手段, 传播福音、弘扬天主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最终以西方的基督教同化和取代中国固有的宗教。但是,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不同于清朝末年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来华, 因为双方所处的时代不同, 中西力量对比的情形也大不相同。因此, 利玛窦作为“耶稣的勇兵”所进行的“精神战争”与近代欧洲殖民者继“坚船利炮”之后所进行的“文化侵略”是截然不同的。利玛窦的传教活动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为近代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是明朝末年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利玛窦——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 不仅在中国传播了基督教, 而且传入了西方科技与文化, 成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奠基人。同时中国文化被介绍到西方, 使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随着利玛窦来华, 从明代后期开始, 中外关系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7. 期刊论文 [肖朗](#), [Xiao Lang](#) [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以文献整理视角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07, “”\(1\)](#)

本文从文献整理的视角出发,主要对《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信集》等文献中有关利玛窦在南昌生活期间(1595-1598)与以章潢为首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记载加以整理,兼而考察中外学者就此课题所开展的先期研究及其成果,在此基础上力求对课题研究的现状及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期推动学界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研究。

8. 期刊论文 [李明山, LI Ming-shan 利玛窦传教团韶州传教事略 -韶关学院学报2009, 30\(4\)](#)

意大利的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韶州是他在大陆传教的第二站。1589年8月他从肇庆来到韶州,通过结交官府和士大夫,得以在西河光孝寺旁租地建屋,设堂传教。他在地方文士瞿太素帮助下,蓄发儒服,学术传教,能够比较顺利地四处传播宗教。利玛窦在韶州立足六年,教务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也引发了多起争端(教案)。1595年他又以韶州为跳板进入江西,并得以进一步向南昌、南京和北京发展。

9. 期刊论文 [林中泽, Lin Zhongze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 -学术研究2009, ""\(4\)](#)

第一批进入肇庆的耶稣会神父们虽然以“西僧”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他们对佛教的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的排佛策略早就成熟,只是当时与佛教并未真正接触,因而矛盾并不尖锐。到了韶州以后,神父们大量接触佛教僧侣和信徒,二者的矛盾开始产生,但一方面由于西士仍未易装和改变外形,另一方面由于利玛窦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这种矛盾仍未公开化。到了南昌和南京时期,随着西士“西儒”形象的形成,利氏开始对佛教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公开的辩论中主动实施“借儒排佛”策略,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击。北京会院建立以后,利氏本人继续其结交社会上层的活动,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排佛,而他的同事们则大多从事皈依普通民众的工作,他们的激进方式为以后发生的教案埋下了隐患。

10. 期刊论文 [施劲松, 王齐 从利玛窦看中西文化交流 -南方文物2010, ""\(3\)](#)

2010年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逝世400周年。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澳门,后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于1601年来到北京定居,直到逝世为止。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jyxyxb200501025.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jyxyxb200501025.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1bce2d52-bf21-4255-8d43-9e4d00f0a0b9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